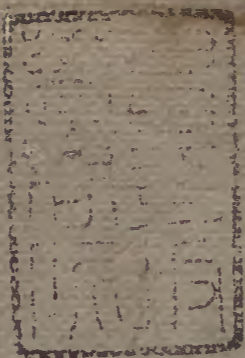


# 蔡氏全書

六七



漢書門類			
九	八	七	六
八	三	三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八	七	六
三	八	三	六
函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06
冊數	8 ( 6 )
函號	29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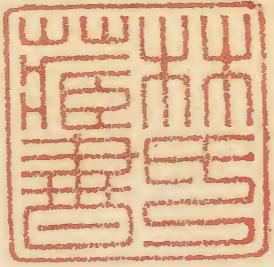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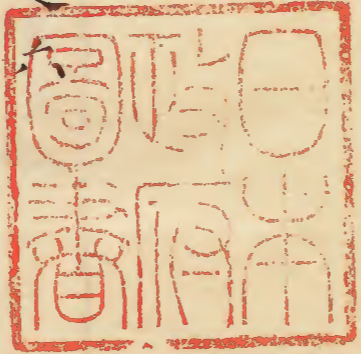






蔡氏全書卷之

蔡模



淺草文庫



字仲覺沈長子元定孫操行高潔風度夷坦隱居篤學  
 直以聖賢為師一時名士多師尊之嘗輯文公所著書  
 為續近思錄及易傳集解河洛探頤大學衍說論孟集  
 疏等書淳祐六年亟相謝方叔乞表異之以勸後學者  
 旨神迪功郎添差本學教授仍令有司錄所著書并訪  
 以所欲言遂疏敬義為萬世帝王心學之大旨俾人太  
 師等六者為國家守邦之要道上之文諸乞頌白鹿洞



覺軒公像



學規於天下州縣等處刻石未幾卒學者稱曰覺軒先生  
見建陽縣誌

贊

天資明敏不學能達論孟集疏太極圖解纂述功多薦拔  
宜彰迪切郎官未盡才

余人生書考之六



質

幼習詩書長修經傳誠意無欺誨人不倦勞而無施學而不厭郡邑有名邦家無怨

泉 建陽人字仲山

至正八年進士

又

朱沂 字泳道文公曾孫

考亭書院山長

天資俊爽君子時中令聞廣譽海內文宗義精仁熟道高德崇碧桐翠竹霽月光風世間之彥人中之龍

蔡氏全書六卷目錄

蔡 模 遺文

蔡 詔 迪 切 郎 覺 軒 蔡 模 遺文

蔡 譚 庠 訓 導 新 安 俞 德 光 裁 訂

蔡 榮 府 教 授 邑 人 劉 朝 陽 校 正

蔡 考 亭 後 學 朱 世 澤 編 纂

蔡 西 山 十 五 代 孫 蔡 有 臨 脩 梓

遺文目錄

論四象大旨

上論註語二十四段



下論註語二十二段

上孟註語三段

下孟註語六段

詩經大全註語一段

春秋大全註語一段

續近思錄語九段

奏乞御書立石劄

又奏劄

書朱文公年譜大畧

馬伏劉氏譜系序

歲懷廟記

贊劉仲撫

詩一首

附錄

蔡仲覺字說

薦蔡模疏

詔蔡模迪功郎

論孟集疏序

真德秀

范鍾

劉應李



蔡覺軒文

蔡兄覺軒文 刻見八卷

蔡覺軒哀辭

蔡覺軒先生墓誌

熊慶曾

蔡 杭

熊慶曾

翁 合

蔡覺軒先生遺文

與二弟論四象大旨篇 愚謂以下見易學啓蒙

模幼日侍側先公對文公說四象曰四象之畫六七八九之祖也四象之次六七八九之父也歸奇者其子也過操者其孫也又曰四象之次自十倒數六畫而得太陰之四以上皆然又屈五指而計之一與九同二與八同三與七同四與六同此自然不言之妙直是不由人排也愚謂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河圖位與數常相錯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為六二得五而為七三得







固 講

子入太廟章

聖人照明度器數之無不精然亦知其理而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諧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

子語魯大師樂章

始作樂之始也成樂之終也始而和也如則和而又有別也樂始於節奏之妙太師而不可與語也教言之間曲盡作樂始於節奏之妙太師而不可與語也

子出門人問曰節

畫已之謂忠一未盡便不得謂之忠推已之謂恕須是推己及人如心之所欲方

忠恕亦可做到自然之忠恕所謂及其成功一也忠恕亦可做到自然之忠恕所謂及其成功一也

畫 孰

始吾於人也節

於昏惰何有志以自疆則氣亦從之不至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於乙遷怒朱子謂在物不在己者不貳過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只是微有差失便初發念初萌而直言之必兼之方盡其義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一言之也朱子謂其義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一言之也

華 原

模 貪當貪誤

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子節

以與爾鄰里鄉黨子節

以與爾鄰里鄉黨子節

以與爾鄰里鄉黨子節

以與爾鄰里鄉黨子節

以與爾鄰里鄉黨子節

以與爾鄰里鄉黨子節

以與爾鄰里鄉黨子節

以與爾鄰里鄉黨子節

以與爾鄰里鄉黨子節

以與爾鄰里鄉黨子節











骨為之鵠拾也言可以之大小以解大小結金燧可取火於日桿謂  
肉雖多節也集註謂以弦也管策也過疑其或不燧於日桿謂  
詩中二字而既醉如賓之亂承之正所戒人之量於醉也此威儀則為失耳所謂集註一字不可增減移易者正謂

席不正不坐節此句與割不  
車中不內顧節此句與割不  
也聲也廣高也此句與割不  
車也聲也廣高也此句與割不  
此篇相合轉頭不得過此句與割不  
下論註語

季路問事鬼神章夫子欲以未能對季知正  
由之瑟節按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  
也勃然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家語辨樂解篇子  
路也勃然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家語辨樂解篇子  
克已復禮為仁節復天為仁即此人皆稟受此仁我都湊得

皆著所以天下皆著所以天下  
勳箴造次克念以誠勳箴造次克念以誠  
持不加自誠持不加自誠

又志聖性之也又志聖性之也  
必不得已而去節必不得已而去節  
物無土不生為政固以兵食為先而兵







而

新安陳氏曰覺軒解自道與集註小異未必子貢一時  
問夫子之言便以子罕篇語先後次序不同來此並而  
言也此

高宗諒陰節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註之諒古作廬謂  
廬儀禮剪屏柱相鄭氏謂廬也即倚廬之

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此○梁闡也按諒陰之義先人得於先  
師曰此一段可補此○朱仲也

德曰此一段可補此○朱仲也

由知德者鮮矣章義理有得已則知德者鮮矣之說謂  
能所告門人弟子以釋其見於夫死生禍福得喪自不  
中雍容講論之素與此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

人無遠慮章亦蘇氏之說遠近一法度若不為長遠之慮似  
其所以為聖人也與此

其所以為聖人也與此

人無遠慮章亦蘇氏之說遠近一法度若不為長遠之慮似

特

則目前即  
有近憂矣  
君子自而不諒章  
必信者二此諒是也諒似負而實非故夫訓

子持別  
而言之

三友三樂二章尹氏曰註三友損益之資於外者三

邦君之妻章按記曲禮曰婦人曰后諸侯曰夫人

諸侯曰寡婦有妻自稱於夫庶人曰妻公侯曰夫人

曰諸侯曰寡婦有妻自稱於夫庶人曰妻公侯曰夫人

曰諸侯曰寡婦有妻自稱於夫庶人曰妻公侯曰夫人

內  
獻

從相天子諸侯曰寡婦有妻自稱於夫庶人曰妻公侯曰夫人

從相天子諸侯曰寡婦有妻自稱於夫庶人曰妻公侯曰夫人

從相天子諸侯曰寡婦有妻自稱於夫庶人曰妻公侯曰夫人



董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節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  
 辨儘雄  
 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  
 蓋亦後時氣象也觀其言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  
 於後世有自然之氣  
 集註序  
 上孟註語  
 衷學者其合而觀之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節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  
 辨儘雄  
 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  
 蓋亦後時氣象也觀其言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  
 於後世有自然之氣  
 集註序  
 上孟註語  
 衷學者其合而觀之

生

不

不知命節  
 教論人期首章末以君子而已詳味兩章語意實相表  
 好仁不好學  
 婦之經倫正則不實不君臣夫婦而觀此則知君臣夫婦  
 天何言哉  
 動發一夫靜之無隱也  
 事為之實物生之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  
 四時百物生之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  
 而萬物各遂其性  
 妙聖人論首章末以君子而已詳味兩章語意實相表  
 不知命節  
 教論人期首章末以君子而已詳味兩章語意實相表  
 好仁不好學  
 婦之經倫正則不實不君臣夫婦而觀此則知君臣夫婦  
 天何言哉  
 動發一夫靜之無隱也  
 事為之實物生之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  
 四時百物生之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  
 而萬物各遂其性  
 妙聖人論首章末以君子而已詳味兩章語意實相表



民之父母此言萬  
世人牧之也

下孟註語

至誠而不動者節  
思誠以思誠之  
言人之道而  
孟子止於動

動者以指出於心  
獲於學信者用  
功親而力而

子服堯之服節  
也然子以人皆  
不可為舜也

勉之以孝悌又勉  
之許人以惜衣  
服言行之不固  
以進此也

屋廬子悅節  
此章見其宜於  
禮然皆以是交  
而皆受之豈輕

君子所性節  
最切要仁義禮  
智根於心又省  
句語中何子

孟子當時亦有幣  
交之禮而此禮  
皆以是交而皆  
受之豈輕

手足

於心者培養得厚  
則祭於外者自然  
時

賢者之為人臣也  
節孟子曰此兩  
世之不惟伊尹之  
心如青天

逃其罪矣味則可  
之非正法也見  
在氣方盛之時  
已有易

衰

其進銳者節  
衰之銳退而速  
其病正氣衰之  
後始見其失也

詩經大全註語  
二十八卷  
則人性所稟謂  
之彝存於心

天生蒸民節  
而天命所賦謂  
之則人性所稟  
謂之彝存於心

加一必字於有則  
蓋謂秉一故字  
於好是上其旨  
愈

以發人方見得此  
性動之本善出  
好德心之所好  
處即是性



謀

春秋大全註語二十六卷

隕霜不殺草節哀公之問宰我於社附會於周人之木以

啓時君殺伐之心故夫子責之

續進思錄

此書必有全卷今也則已止九條見性理四十卷

十三張其前五條刻入閩南道學源流後四條不

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為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

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

劉質夫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

呂和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  
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

劉安節貌溫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  
忤已者未嘗見其怒色恚辭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  
陰覆其不及

馬時中天資重厚雖勇於為義而耻以釣名居朝凡所建  
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

李端伯胸中閎肆開發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  
空折有爭遇事如拉轡逐曲舞交屈所如意



呂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  
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  
矣

楊遵道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與人辯論  
網振條析發微指極氷解的破聞者欽尊退而察其私  
言若不能出諸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  
張思叔固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  
有得處後吏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

奏乞御書立石劄

惟誤蒙聖恩擢兼學職所當推明義理啓迪士心輒瀝愚  
衷仰干天聽臣竊惟自古聖賢教人為學必使之講明聖  
賢三綱五常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之道是以當世之人無  
不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然為子者必孝為臣  
者必忠為夫婦為朋友為長幼者必有別有信有序及出  
而為世用則推其正誠脩齊之學而致國治天下平之功  
此隆古之治所以不可企及也後世之治舍本求末不脩  
於家庭而專習乎浮虛不務於躬行而惟事乎售鬻知搗



章繪白之小技而不知立身行己之丈節汲汲然釣聲名  
取利祿末流之弊至有不孝於親不忠於君廢壞彝倫絕  
滅天理貽人國家無窮之害皆學之失其本也先儒太師  
徽國文公朱熹深以士習為病當守南康時白席書院方  
成特取聖賢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其言曰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也  
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  
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  
篤行之為學之序也學問思辯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

鹿

博

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焉言忠信  
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脩身之要也正其義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處事之要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  
有不得反求諸己接物之要也其規模廣大其功夫切密  
其脩目昭晰森嚴實為萬世學者定式為士者苟能循序  
力行真知實踐則所以變化其氣質薰陶其德性而俾之  
材全業洪任重道遠上以尊隆國家下以阜安民物其效  
豈淺淺哉前朝國子司業劉燾嘗入疏乞以此頒下學校  
其後國子博士李道傳亦有立石太學之請未覩施行至

規  
條



今士論以為闕典仰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學造精微乃  
者親灑宸翰褒賜諸學雲漢昭回千古鮮儼繼又旌之以  
永息東帛勸之以思典其崇獎學校激勵人心之微真百王之  
所未有雲蒸霧滃感召之甚行將見之而臣區區之愚切  
陞謂所以崇獎激勵之道階下已悉見之施行至於所以涇  
培養培植之要長育成就之方則莫先於以此昭示而使之  
降知所趨向也欽望聖明斷自宸衷特降指揮將朱熹白鹿  
書院學規揭示頒下三學及諸州縣學以為天下士子定  
式其於振起網維興養教化作成人材實非小補萬機之

田暇併賜金文大書特書勅之堅珉垂訓千載尤見聖天子  
振斯文之盛中是承千聖詔百王有不難者矣

繼得  
聖旨宣諭宰相令取白鹿洞書院學規頒下學宮

又奏劄

瀆臣昨者冒陳愚見上噴聖聰乞以太師朱熹白鹿洞書院  
揭示頒下三學及諸州縣學以為士子矜式伏蒙睿思即  
賜采納宣諭宰臣見之施行仰見聖學高明度越千古臣  
鹿與六館諸生天下士子同心慶幸臣竊觀朱熹白鹿書院  
矜式揭示所以卓然足為萬世務或者非特以其廣大切密昭



晰森嚴而已蓋自精至粗由體及用自身心而至於家國  
天下靡所不該且無一語不出於聖賢之格言大訓所以  
正大明白可舉而行有非同時諸賢所設學規之比也抑  
熹推明其所以立揭之義有曰聖賢教人之法具存於經  
有志之士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之必然則夫規矩  
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之學  
有規其待學者為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若古人之意故  
今不復施於此惟取聖賢教人為學之太端條例昭示相  
與講明遵守而責諸身焉此熹之揭示深合夫天命民彝

處

之正深契夫脩道設教之旨深得夫脩身處事之要由是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萬世開太平其功用豈淺淺  
哉欽望 聖慈即賜睿斷將朱熹白鹿書院揭示錫以宸  
毫寶畫頒下三學立石仍以摹本下諸州府縣學興起善  
治皆自陛下始奎文炳煥與斯父相為無窮豈不偉哉惟  
聖明其速行之慰以天下之望所看朱熹白鹿書院揭示  
謹繕錄裝褙成軸隨狀繳進以聞

畫

聖

上覽奏嘉紳不數日即  
御書白鹿揭示願下三學立石仍以摹本編下府州縣學  
及書院等處悉如公所請云



書朱文公年譜大畧

先生諱熹字仲晦姓朱氏世居歙之黃墩公九世祖茶院  
唐天祐中以歙州刺史陶雅之命領卒三千戍婺源邑民  
以安因家焉四世祖惟甫生振振生絢皆不仕絢生森少  
務學不事進取戒飭諸子諄諄以忠孝和友為本且曰吾  
家業儒積德五世矣後必有顯者當勉勵謹飭無墜先業  
卒贈承事郎承事生三子長曰松字喬年甫冠擢進士第  
入館為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少以詩聞名從  
豫章羅公從彥仲素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得

從

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勵痛刮浮華以趨本  
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下  
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以自警世號韋齋先  
生次擢李棹負軼才不肯俯仰於世有詩高遠近道號玉  
瀾集韋齋娶同郡祝氏封孺人贈碩人慈順孝謹生三子  
伯仲皆天季則先生其淵源有自來矣謹以家世本末具  
著右方而表年系事序次如左

馬伏劉氏譜系序

族

唐有氏族志有元和姓纂傳會以來通缺斷而莫之補則



族

無姓不然也蓋古人有姓有氏姓萬世而不改氏三世而一易氏不同而姓同則為族姓不同而氏同則不為族也三代而下有冒姓者有賜姓者有避國諱避忠難而改姓者新舊雜習未易悉推如柔之孔大族也而子孔之後亦為孔然言孔者必出於子姓為知有姬姓之孔固之劉大族也而堯之後為范氏其處於秦者亦為劉然言劉者必出於堯之姓伊祁又焉知有姬姓之劉今觀雲莊劉氏家譜其祖係漢楚元王之後劉向之派先世肇居京兆洪都關中至五代時有祖將作監簿公諱幽者與余始祖蔡長

烏周

為孔然言孔者必出於子姓為知有姬姓之孔固之劉大

族

官同時率衆入閩至建州建陽縣後山愛其巖山回鬱而原楚不治乃引水循太平山之麓以灌田得良疇數千畝遂卜居季改名馬伏至十一世生金紫公諱懋與父公為忘年友公之子曰燭曰炳俱從父公遊盡得性命道德之傳乃先祖西山先生之執友也公之孫欽嘗以圖譜示余余因為序夫譜以叙創承聯族系聯則辨其諱系則辨其分使為子孫者有以攷祖宗開創之迹言行之美為宗族睦族者有以成門戶輯睦之風禮法之業今劉氏積德而族以大本支所以蕃衍也守禮而族以尊閱閱所以顯著也俾

睦族

者有以成門戶輯睦之風禮法之業今劉氏積德而族以



禾嘉嫡後嗣載觀斯譜夙興夜寐毋泰爾所生尚其念哉熹熙

庚子春二月朔序

丞

考誤此文的係覺軒公為水壺先生撰者今世有新刻  
莊劉氏家譜向起至公之孫欽嘗以圖譜示余向止可  
見文集與家乘兩家所載班七可考失今不訂安知後  
訛耶不傳

威懷廟記 見舊縣志六卷六十九

瞻

淳祐癸卯季秋威懷之南門成冬十月模詣建安書院道  
過其下仰瞻其扁則蓋竹福地四字乃留耕侍郎王公之  
巨筆也揖父老而問故曰圖經以此地為真人尹喜傳道

鄉捐

之所故得嘉名茲門之成則吾鄉之大夫監丞吳公旂指  
金以倡其事邑士林君桂發主其役而里人彭榮林元吉

與有季予曰尹氏之事雖所未詳然神能福斯民以食茲

土則不泯也後十餘日林君以狀來謁將有請予郡侯實

齊先生侍郎王公記其事模為白之實齋先生為之大書

昭

特書信足以昭往古而示來今矣模竊歎人心之神明不

測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者所以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在是

世之人知求福於神而不知澄源正本求福於吾心詩不

云乎求福不回言未既林君作曰敢不夙夜佩服以無忘



先生之訓願刻其語以悉後人因書以遺之越明年甲辰  
正月甲寅書院山長蔡模敬書京學學諭林桂發立石

贊梅村劉仲樞

祖述伊洛憲章考亭進德脩業萬志於經文章政事炳炳

日星爵尊譽美千載遺馨

題武夷

絕登藤蘿貯翠煙水聲咄咄亂峯前時人但說青山好腸

斷雲間雙髻仙見武夷誌

附錄

蔡仲覺字說

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官至叅知政事

仲覺之幼文公先生命之曰模及其長也又訓之以伊尹  
之覺先生之微旨果要在耶德秀嘗聞先生有言為學當  
識大要程夫子發出敬之一字為學者言欲人以此收斂  
身心置在模範中既不走作然後隨事隨物究窮其理則  
心地自然光明嗚呼此先生教人之要旨也然則仲覺將  
何以稱此哉必也主敬以立其本欽然不踰於法度之中  
窮理以致其知超然有得於見聞之表既以自覺又以覺



人庶乎不負先生傳授之意矣

尊蔡模疏

息

理宗淳祐四年甲辰十二月二十日右丞相范鍾謝方叔侍講湯中奏曰臣鍾等濫沐恩光職首揆席若不推賢何以致治切見建陽縣布衣蔡模承累世之心學有經濟之大才居於鄉則俗薰善良出乎外則人有矜式臣嘗見其與學者講說辯疑祛惑微顯闡幽固不奮發而興起今之學者皆師尊之自考亭師友散亡之後如模者未見其比真熹門孫支之秀出者今則不于祿仕屏棄舉業是亦可

謂尚志之士矣伏望聖明速賜施行者劄下郡津遣赴

闕處以學職必能倡率士類知所向方以稱

朝廷用賢之意

淳祐六年十二月

詔朱熹門人胡安之呂燾蔡模並迪功郎本州州學教授

給札錄其著述并條其所欲言者以聞

見宋史

論孟集疏序

劉應李

字希泌建陽人咸淳進士

論孟集疏者皆至理之所寓至言之所在也理無往而不存言無微而可畧甚矣孔聖夫子與門人問答而成論語



之二十篇孟軻氏與門人問答而成孟子之七篇文公朱  
先生竭其精力而集註之其中有疑而未曉者後學不得  
不考究而詳釋之也如覺軒先生諱模字仲覺者為論孟  
集疏無非補文公朱子之未完以成二書之大義若商高  
宗諒陰集註始曰未詳其義末年乃口授九峯以諒陰即  
梁闇則前所未詳者今得而詳矣舉此一端其餘可以類  
推矣則夫集疏之作所以有益於文公也有功於後學也  
先生之子公湛挈書一帙示予拜而言曰先君作此集疏  
望子序諸首以指南學者不亦美且大乎予遍讀之見其

益

旨遠其義彰其立言富而瞻其持論中而當其微顯闡幽  
合文體之宜非精深乎學者莫能作也顧予小子弗足掄  
揚先生著述之盛而使四方有志為學之士得以共講明  
焉是亦不失作書之意也

祭蔡覺軒文

某昔以孤童自山中未拜庭下時血氣寢盛學未知方獨  
好為文道古今之事以行其直君既許以責善之誼矣憂  
幽以來惕然內省竊有志於古人為己之學讀書養性莫  
如端倪曰采詩日記禮曰大學實常就有道之誨君之盛



德不忤其情乃君有取至以益友相視最後義文大義獨  
幸示教出處定命亦得得聞是豈非僕之愛敬者同理而  
不同俗君之告語者以寔而不以文故至久而益信歟泰  
道方亨大君有命今世方日夜聖君一起以承家學以淑後  
人僕亦將就下風以請今乃寔然觀化墮埃而上征吾黨  
將何所依賴師說將何所推行耶斯文日衰世道日降藐  
茲小子惟有抱遺書入山閉戶而已矣一詞寓哀直叙情  
懷敬之至者要用文之

祭文

見八卷久軒集

蔡覺軒哀辭

西山之陽有名儒曰覺軒先生姓蔡氏西山隱君子之孫  
也西山是為慶元之黨人紫陽朱子題其墓尊之曰先生  
乃今有孫是似其祖人復以先生尊之先生行甚高度甚  
夷所學蓋自孔氏將進而未以墮然處煩淵乎似道是可  
謂能世其家矣人士敬之府公聘之諸公貴人又厚之乃  
自山中特起為命士將典教於州郡以覺後學先生辭焉  
有避莫得使者書幣在門先生驚焉已而得微疾鈞深探  
百竟微遜茹士今窮晝夜益不懈心怍怍以季越數日堯正襟



危坐而逝嗚呼若先生者可謂順理安常者矣煩受其正者矣山中之君子野人皆驚呼失聲甚哀豫章熊其其同門塔也是有世舊哀有甚焉思昔求道未獲蓋將以紫陽之敬程子者請事於左右先生曰子知言也益友也奚師之足云顧念斯言輔仁服義庸非得易道之益謙也歟斯久日衰吾道如綫良可哀已於是修其辭曰道之大原兮在天待夫人兮弘焉維聖賢之述作斯有覺於民先慨先覺之寥寥傳後覺兮於一編凜正性而不踰妙探願而無前蹇獲落<sub>而</sub>偶將白首於山泉方抱道之將進忽隨化

哀

而溘然豈斯世之紛靡不可得而參肩抑聞道而既早不復畀其耆年將定命之有終幹且盡而推遷仰高天而難問慨神理之幽玄繫修名之有立尚磅礴於八埏見全書

祭覺軒先生墓誌

翁合

先生講模字仲覺九峯先生冢子天資粹美襟度夷曠隱居篤學一以聖賢為師當時名士多師尊之朝廷徵召使者踵門尊敬先生至矣先生平日與諸兄弟以義理相切磋家庭之內彷彿洙泗伊洛之中每有所疑必相與辨析以求至當之歸嘗輯文公所著書為續近思錄及易傳集

徵



河

解大學衍說論孟集疏何洽探蹟等書行世皆與素軒靜軒鈞深探蹟搜集研窮反復討論以至成篇令子公湛勤讀不輟以守先生之訓先是嘉熙戊戌潛齋王公堃創建安言院請仕長席淳祐癸卯太守王公遂薦之於朝堅以疾辭淳祐丙午侍講湯中丞相范鍾薦其兄弟等世傳心學可式多士又丞相謝方叔乞表異之以勸後學奉詔補迪功郎添差本府教授仍令有司錄所著書并訪以所欲言遂疏敬義為萬世帝王心學之大旨侷人大師等六者為國家守邦之要道及乞頒白鹿洞學規於天下列縣刻

具

石弟抗再請以繼先生之志先生已而得微疾正襟危坐而逝嗚呼若先生可謂得道而匪懈順事而致寧者嗣子公湛謂合曰子處門下也且有世契先君之言行子其知之詳矣請託記墓以垂不朽某不敢固辭噫哲人云亡斯文不絕如綫豈不深可哀哉又軒以喪事易得因循京師趨辦喪具至是畢矣學者稱曰覺軒先生先生生於淳熙戊申三月二十九日酉時歿於淳祐丙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子正四刻也享年五十有九娶劉氏生于淳熙乙巳五月十二日午時歿於淳祐丁未二月一日申時夫婦合葬



誌

于崇泰里后山水南考尾壠先生存日所自卜也見舊縣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蔡氏全書卷之七

蔡格

字伯至蔡淵長子西山先生孫也公行高而德厚學足而望隆躬耕不仕克振家聲與堂弟覺軒久軒靜軒諸公自相師友著述由始至終未嘗少懈時有以佛老之教惑亂衆聽者公與學者講明盡心章以力詆之作至書以警之又著廣仁說以自勵其衛道一何嚴哉享年七十卒學者稱曰素軒先生



素軒公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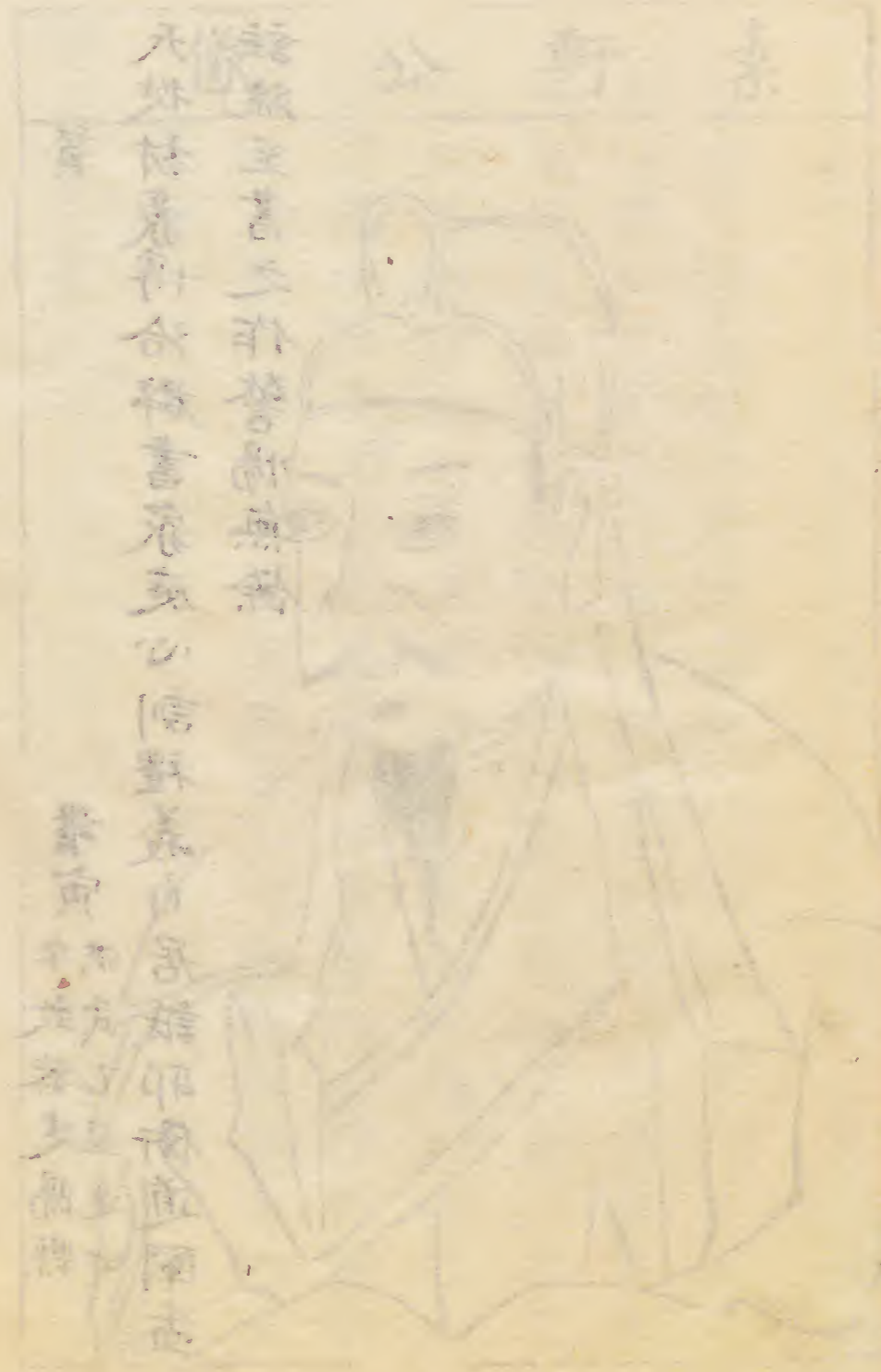


贊

天挺材豪博洽群書家庭心訓禮義自居詆邪衛道闡孟  
註疏至書之作警惕無餘

羅寅  
字致恭建陽縣  
洪武乙丑進士





蔡氏全書七卷目錄

宋	儒伯至甫素軒	蔡	格	遺文
明	潭序訓導新安	俞	德光	裁訂
	榮府教授邑人	劉	朝陽	校正
	考亭	後學	朱世澤	編葺
	廬峰	後裔	蔡有鵬	脩梓
	遺文目錄			
	至書序			
	廣仁說			



講明儒釋之分

詩五言律一首  
七言絕句十三首

附錄

素軒公墓誌

墓誌

范弘忠

林

目錄

目錄

素軒先生遺文  
至書序  
至書者言平理之至極者也天下之理中而已人之學亦  
允孰厥中而已堯舜禹湯文武之相授孔顏曾孟之相傳  
歷數千百年而其書若出於一者天之降衷民之受中理  
無二本言無二致也然而理有體有用靜而無所偏倚者  
體也動而無過不及者用也體則虛明而無一善之不備  
用則該貫而無一事之不周聖人相承其發明有如此或  
有議論詳畧之不同稱述名義之不一若夫根源之發旨

蔡素軒先生遺文

至書序

備

至書者言平理之至極者也天下之理中而已人之學亦  
允孰厥中而已堯舜禹湯文武之相授孔顏曾孟之相傳  
歷數千百年而其書若出於一者天之降衷民之受中理  
無二本言無二致也然而理有體有用靜而無所偏倚者  
體也動而無過不及者用也體則虛明而無一善之不備  
用則該貫而無一事之不周聖人相承其發明有如此或  
有議論詳畧之不同稱述名義之不一若夫根源之發旨



趣之歸所以相與講明乎此理者則固同一體也三代之  
前上之所以為教下之所以為學小而從事於洒掃應對  
**進徒**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若夫司徒之職典樂之官  
不過使之由夫日用之常而已夫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  
精微之論不過數語當是時也人心正風俗淳本源不差  
故士亦積學而造於自得自孔孟既沒聖人之道不傳學  
者專記誦之文溺詞章之技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於是異  
**邪**端初說得以乘間投隙談道德論心性舍實取虛棄有語  
無蓋邪說易以惑人是以天下靡然景從其信之與之者

固入於佛老其疑之攻之者亦入於佛老天下林林總總  
以至於今天理民彝幾何其不至於淪喪也哉嗟夫人惟  
無得乎此也是以有慕乎彼切念古先聖賢之書所以提  
挈網維闡究精微非不明著其是非使人易曉而其散逸  
於簡冊讀者不能融會而一之是以窒礙而難通徒苦而  
無得予深懼邪說之橫流人心之陷溺因遠取堯舜禹湯  
文武孔顏曾孟之書近述周程張朱祖父之論名之曰至  
書使世之人曉然知父子之當親君臣之當義夫婦之當  
別長幼明友之當序當信藹然而和惠然而順聖人所謂

窒

父



常與者固可勉而至矣佛老所謂虛寂者不待辯而明矣  
昔者格見先公與先師文公書曰世道既降邪說交作人  
心昏晦也久矣苟不先示之以本源學者鮮不惑異端之  
說者幾希故此書之輯皆極至之理所謂先示之以本源  
者不少讓焉但格不敏擇之未精錄之少備願與同志共  
損益之若夫力行之序則自下學始日用常行之間即道  
體精微之所在學者可不勉乎

此書之輯皆極至之理所謂先示之以本源者不少讓焉但格不敏擇之未精錄之少備願與同志共損益之若夫力行之序則自下學始日用常行之間即道體精微之所在學者可不勉乎

廣仁說

格嘗誦先師文公之言曰仁之為道其大也已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道之理也春生長秋成冬藏運用乎四時流  
行乎天地育萬物而妙無窮其德莫大焉惟皇上帝降衷  
下民命之性也惻隱辭遜羞惡是非發乎情耳擴而克之  
足以保四海萬善之綱領萬事之節目莫不成在也人莫  
不具乎天地之性性即理也情即氣也天人合一之妙也  
德於天謂之元德於人謂之仁仁者人心之全德人道之  
極致也偏言則一端生之始也善之長也仁之理所以名



也發之用所由立也專言仁則義禮智無不貫焉禮者仁之序也義者仁之宜也智者仁之知也萬物非仁不肖萬事非仁不成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故君子之學莫先乎仁孝弟所以為仁也復禮所以為仁也居處恭執事敬所以求仁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所以求仁也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為仁由己求在我者也有能一日用其力乎仁即隨焉孝乎親斯仁矣義於君斯仁矣復乎禮斯仁矣達乎智斯仁矣能愛人者仁也能惡人者非歟全其體者仁也殺其身者非歟以己及人者仁也棄國而

逝者非歟行不必同也事不必異也發乎中心之誠達乎天理之正仁矣哉故日月至焉暫乎仁者也三月不違時乎仁者也純亦不已久乎仁者也久則一一則天天則動靜語默無適而非是理之流行矣或曰仁誠天下之全德學者所當必為不可畏難而苟安宜乎子之厚望乎人也敢問用力之序何如曰切問而近思先難而後獲循理而無違勉勉而不已仁道雖大其孰能禦之過此幾非在哉者曰子之言仁與道其無異乎曰道者天也仁者元也元統乎天也仁統乎道也曰然則子之言與朱子之說其有

道恐道



異乎曰朱子之言至矣夫仁之為道也語其妙則至微而  
難名語其用則至貴而難盡原其心之生理以明夫仁之  
妙用者朱子之言仁也原其心之全體以盡夫仁之功用  
者愚之廣仁說也是皆夫人之所已言也何敢異乎因書  
以自警世之求仁者尚當用力於論語之書將孔門諸子  
問仁處及夫子所答處反復玩味以求通焉則仁道庶幾  
其有自得之趣矣

講明儒釋之分篇

時安仁士友湯潛祀煒等以先生累世家傳道學來遊門

下乃以識心見性一超頓悟之說為問此異端惑眾之道  
乃為拔本塞源之論歷講孟子盡心知性以辨明之格切  
謂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此語與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一同蓋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  
盡夫此心之量故能極此心之全體而無不盡必其能窮  
乎理而無不知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此蓋  
心知性知天之說先儒發明已無餘蘊矣學問大原實妙  
於心善學者求之此心而聖賢之論必欲先知此性何哉  
蓋心者神明之舍而性則心中所具仁義禮智之理也萬



理悉備無少欠闕是之謂性而虛靈知覺惺惺不寐所以  
官攝此性者此心之所以為心也舍性言心幾何不以知  
覺運動精神作用者謂之心哉大抵性具於心之中舍心  
則無以見性心統乎性之妙舍性又無以見心此二者本  
不可以相離然非知性之至則無以極其盡心之功欲極  
其盡心之功則知性不可以不至或者言心而不及性畧  
於知性而求頓悟於一心指此心之虛靈而不知虛靈之  
中有真實之理求此心之頓悟而不知頓悟之外無精密  
之功此學問之差所由始而儒釋之異所由分也人之生

也得天地之理以為性見於仁義禮智燦然者理也得天  
地之氣以為體見於精神知覺運動者氣也心者仁義知  
覺之合非知覺則無以著是仁義非仁義則無以至是知  
覺自釋氏以作用為性於是仁義禮智天理之渾然者  
付之溟漠而精神知覺氣稟之難者反以為本心也自謂  
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自謂頓悟本性而實不識性置身  
心倫理於顛倒錯亂而莫之覺也後之君子祖述其說每  
以徑易超絕不歷階級為快凡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  
日用之常皆以為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而天地

漢



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空虛要妙不可測度者則失吾  
之本心矣守一心氣稟之私昧于一性真靜之體知此心  
為靈臺天君而不知其具秉彛天則知此心為神明之舍  
虛靈之府而不知其為萬物之原萬善之本也知規規焉  
以本心藉口而不知所謂本心者乃天賦本然仁義禮智  
之心所謂天命之性是豈精神知覺之謂乎且古今聖賢  
之用心未嘗不兼性而言孟子七篇無非欲人於心上用  
功其論心不曰心而必曰良心否則曰仁義之心又曰以  
仁禮存心既言仁義禮智之性又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心未嘗舍仁義禮智而但以精神知覺為心也此章直  
揭之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揭心與性反其辭而深言之  
以見不能窮此性而無不知者決不能全此心而無不盡  
也辭暢語截意義明決真可以破百代之惑然則知其性  
而欲盡其心不極致知之功而欲造知至之妙切切然覲  
幸於一悟遂至棄百事以趨之而終日之所守一團血氣  
之私末流之弊其不為倡狂妄行者幾希蓋嘗論之仁義  
禮智原於性命之正所謂理也道心也形而上者也精神  
知覺生於秋氣之私所謂氣也人心也形而下者也人皆



有是心莫不有是氣心皆有是性莫不有是理理為氣之  
主順理則裕氣為理之蔽從欲則危所以堯舜禹之相授  
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則察字  
二者之間而不雜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必使道心  
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未聞以人心為主而置  
道心於不論也夫子曰操則存舍則亡者操其仁義禮智  
之良心非操其精神知覺之心也孟子曰覺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曰求云者求其仁義禮智之良心非求其  
精神知覺之心也苟為不然未嘗深探其天命之性求其

操

所謂燦然萬理者乃擬執一時之見而謂聖之所以聖賢  
之所以賢皆不越此之精神而亘古窮今所謂滿腔子皆  
惻隱之心與夫心之全體所以具乎萬理之妙者乃傳之  
芒昧不必稽考之域則其所謂心者特知覺運動精神作  
用而已以此謂心豈孟子所謂本心者哉其於萬世心學  
之標準有越於三聖者乎後之君子有高於三聖者乎曰  
精一曰執中精則有明辯之義一則有專主之義執則有  
操持之義若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文之懿恭論  
語之修己以敬中庸之篤恭而天下乎無非守此敬以全



操

此心之性也今而曰臆見妄想本心無待於操持則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教人者皆為臆見妄想矣詩言秉彜物則秉者秉執之謂即三聖之允執也夫子言操存舍亡者操者操執之謂亦三聖之允執也孟子之言求放心持其志者無非持守此允執之謂也今而曰持杜撰則是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教人以敬為入德之門為學之始終者皆為欺天下後世矣

自詠  
富貴良非願林泉畢此生酒固隨量飲詩或偶然成秋水  
和煙釣春田帶雨耕頽然無縫搭且不費經營

山居 十三首  
一雨秋涼爽氣新秋聲粟粟轉傷神根株半載培多少倏忽流光不待人  
刊剛理障覓天根心體昭昭會一原歲暮更宜深燕養莫埋書冊動風幡  
觀雲聽雨逐香新清晝綠陰更可人滿眼箇中無限趣當

自詠  
富貴良非願林泉畢此生酒固隨量飲詩或偶然成秋水  
和煙釣春田帶雨耕頽然無縫搭且不費經營



窻想父樂天真  
心遠不妨車馬過地偏漸聽月風來參差竹木皆清景唯  
有梅枝手自栽  
大禹聖人惜寸陰嗟我悠悠老已侵七年病蓄三年艾猶  
勝龍鍾轉陸沉  
硬着脊梁休放肩肩挑重負路漫延生前氣力無停歇一  
息奄奄尚向前  
寤寐前修相感深一中衣鉢此傳心叮嚀莫問如來界本  
體工夫在此尋

天下無如聞道樂人間惟有養心高煙花過眼須臾滅明  
德馨香萬古宇

逆境須同順境寬熟仁堅志這中觀英雄何限經坎坷一  
片精光本自完

老年隨分做工夫黃卷靜披世味無倦整池邊春睡足凭  
欄達者鳥相呼

此身終老太平年何事偷真顛倒顛但得開顏隨日賞醉  
眠花下也神僊

野花幽草滿庭除生意綿綿接大虛獨坐空齋無一事呼

身



童三徑樂教鋤

何思何慮只寂然由來習靜顛修禪蓬萊一去無多路直  
啓玄關叩洞天

天下無事閒道人問卦在旁心高對面盤桓自是法師

附錄

素軒公墓誌

范弘忠

先生諱格字伯至節齋先生長子西山先生長孫也西山  
時為慶元之黨人紫陽朱夫子之老友也今有孫曼似其  
祖人後以先生尊之先生行高而德厚學足而堅隆性資  
冲澹持身謹恪孝父母而躬具耳音友兄弟而顏色怡怡  
教諸子姪必遵先世義方之訓與徒弟覺軒久軒靜軒等  
自相師友由始至終未嘗少懈博覽詩經過目輒成誦終  
身不忘時有以佛老之教惑亂衆聽者先生與學者講明

從  
詩恐諸



孟子盡心章以力詆之作至書以警之又著廣仁說以自  
勵其衛道一何嚴哉子浩然毅然俱躬耕不仕以振家聲  
先生生于淳熙癸卯九月十一日寅時歿于淳祐壬子十  
二月初三日巳時享年七十娶張氏壽六十有八夫婦合  
葬于崇泰里潭頭生癸向丁旗內燕巢形徂嗣浩然謂忠  
曰先君與子交契甚厚請記其墓以垂不朽予不敢辭於  
是謹言以奠諸石云

渾

九賢全書七卷終

